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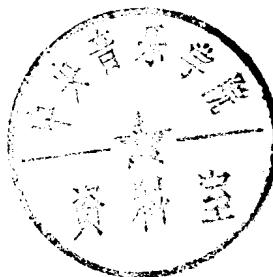
孟陽腔劇目匯編



20314

青阳腔剧目汇编

(上)



安徽省艺术研究所
安庆市黄梅戏研究所
池州地区文化局 合编
青阳县文化局

一九九一·安庆

青阳腔剧目汇编

(下)



安徽省艺术研究所
安庆市黄梅戏研究所
池州地区文化局
青阳县文化局 合编

一九九一·安庆

总 编 校 班友书 王兆乾
编 辑 郑立松 汪兆称 王 敏
谢清泉 汪同元

1991/02

青阳腔剧目汇编
(上)

安徽省艺术研究所 安庆市黄梅戏研究所 合编
池州地区文化局 青阳县文化局

安庆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 字数: 540千字:
1991年4月印刷 印数: 1200套

安徽省内书号: 91•021

总 编 校 班友书 王兆乾
编 辑 郑立松 汪兆称 王 敏
谢清泉 汪同元

DX-9/02

青阳腔剧目汇编

(下)

安徽省艺术研究所 安庆市黄梅戏研究所 合编
池州地区文化局 青阳县文化局

安庆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 字数：540千字：
1991年4月印刷 印数：1200套

安徽省内书号：91•021

【上卷】

目 录

前 言	班友书 王兆乾	(1)
荆钗记 逼嫁 撬窗 投江 祭江	(11)	
白兔记 扭棍 打猎 汲水 追兔 回书 磨房会	(21)	
拜月记 扯伞 拜月	(43)	
杀狗记 叩窑	(54)	
琵琶记 辞朝 描容 祭奠 南山别 蔡伯喈思乡 行路 赏月 扫墓 诘问忧情 书馆相逢	(57)	
金印记 劝考 卖钗 对镜 阳关 当钗 唐二别妻 周氏拜月 周氏接夫 大团圆	(82)	
苏 秦 织机 投水 赏花 钱别 当绢 投水 回母 打门 魏考 拜月 赏雪 团圆	(102)	
破窑记 成婚 讨赏 祭灶 送银米 遷斋饭 浚粥 采芹 宫花报 大金榜	(131)	
三元记 观画 爱玉推房 教子 思叹	(164)	
青风亭 赶子	(179)	
寻亲记 分监 告状	(186)	

- 古城会** 降曹 过府 剖壁 挑袍 独行 古城会 (193)
古城记 翼德祭马 (206)
三国记 河梁 (208)
芦花记 推车 (214)
跃鲤记 芦林相会 思母 (216)
胭脂记 王氏诉冤 (222)
投笔记 南楼问卜 脱靴 (224)
桑园记 采桑 归家 (228)
香囊记 张九思还乡 (236)
洛阳桥 许愿 (238)
妆盒记 捧盒 盘盒 献子 捷寇 (240)
红梅记 游湖 斩孝 会裴 放裴 鬼辩 (254)
长生记 王道士斩妖 (266)
玉簪记 夜等 追舟秋江别 (277)
织锦记 槐荫会 上工织绢 分别归天 相遇 (286)

封面设计

黄惠连

【下卷】

目 录

卖水记	接父 生祭彦贵	(307)
鹦哥记	梅妃定计 梅妃毁宝 潘葛思妻 下棋	(312)
升仙记	文公走雪	(325)
八义记	诓孤	(332)
全德记	别燕	(341)
百花记	赠剑	(343)
鲤鱼记	鱼精伴读	(348)
断发记	淑英走雪	(350)
金台记	周氏辱齐	(357)
十义记	产子 抱子 释放 关中会	(360)
青袍记	不伏老	(377)
双杯记	卖子 生祭	(384)
劝善记	画容 戏连	(393)
僧尼会	思春 下山 驮尼	(398)
连环记	风仪亭	(406)
绿袍记	月下赶桃 拷桃 挂幡	(410)
五桂记	金精戏窦	(416)
水浒记	乌龙院	(423)
白袍记	赏军 夜访 糜赏	(432)
金貂记	耕田 砍樵 牛羊会 柳林会	(446)
阳春记	摆渡	(461)
香球记	姜碧钓鱼 拷红	(465)
三跳涧	激秦	(471)

三请贤	子龙救主 表功	(474)
收四郡	闯楼	(478)
锦上花		(480)
双烈记	黄天荡	(487)
烂柯山	结掌	(490)
贺府斩曹	包丞相问安	(496)
白鹤关		(498)
杨妃醉酒		(506)
铁冠图	分别 坠城	(509)
摇钱树	下凡 观门楼 献宝 包文拯拿妖 收四姐	(512)
西游记	闹桃园 盘丝洞	(524)
南天门走雪		(535)
万事足	悔错	(541)
琼娥送茶	送茶 团圆	(543)
采茶记	找友 送别 路遇 买茶	(547)

杂出

吵悔	盼望 送行 训儿 赴任 闹寨 赵大鹏观榜	
杨八姐闯关	打磨房 打面缸 懒烧锅 大度挡狐	
龙女小度	扈家庄 梨云采花	(558)

喜曲

进宝	观音送子 报喜 五星下界 大赐福 小赐福	
贺店	贺新屋 修造 贺新房 花烛 撤帐 点元	
八仙庆寿	数八仙	(615)
后记	编者	(631)

前　　言

民间戏曲，在我国戏曲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始终是一条势不可挡的主流。在南方自南宋的戏文，历元、明南戏，到四大声腔的蔚起，形成明代我国戏曲史上最为光辉绚丽的进程。继四大声腔之后，又繁衍为义鸟、徽州、青阳、乐平、四平等多声腔争荣的局面，这当中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的则为青阳腔。

青阳腔以产生于池州府的青阳县流行于沿江一带而得名。这里既有著名的佛教胜地九华山，香客如云，游人如蚁；又具备有多种声腔—目连戏、余姚腔、弋阳腔—汇集的良好戏剧环境。青阳腔在本地“俳优四出”的基础上，上承南戏传统，在演唱形式上接受了目连戏、弋阳腔的锣鼓助声，不托管弦，一唱众帮，“其调喧”；在歌唱方法上则继承了余姚腔的“杂白混唱”“以曲代言”、“诗作曲唱”等滚唱雏形发展而成风靡一时的“滚调”，并取代了孕育它的余姚腔。它上演的剧目，上起元明南戏，下迄当代文人传奇，在明代隆庆、万历之际，就曾与昆山腔同时被誉为“时调”、“新调”。并在嘉靖年间，就进入到弋腔的大后方—江西，占有了弋腔的阵地，至使汤临川有“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之叹。万历初年，书商们为了适应各地演出需要，及时梓行了青昆合集和青阳腔专集，前者为《八能奏锦》《时调青昆》，后者为《词林一枝》。继后则《摘锦奇音》《玉谷新音》《乐府菁华》《徽池雅调》《尧天乐》《大明春》等诸刊本相继问世。它标志着在万历年间，青阳腔已进入它的黄金时代。这时的青阳腔挟“滚调”之优势，席卷了大江南北，更借石埭、太平的班社，足迹“几遍天下”，连昆山腔也一度“不能与之角什之二”。

三”。当时书商们争以“时尚南北”相号召，论者说它是“布满天下”，这是毫不夸张的。直到今天，山西的万泉清戏和上党地区“供盏队戏”，山东的柳子戏、大弦子戏、福建的莆仙、梨园、四平戏，乃至湖北清戏，湘剧高腔、江西赣剧、都有它的足印。全本流传见于《古本戏曲丛刊》者，亦不下十多种。其单出刻本流传到海外，日本和英国，有的在国内已经绝迹多年，如《时调青昆》。看来明代诸声腔，给后世留下剧目资料之多的，除昆山腔就要数青阳腔了。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有影响的声腔剧种，却被当时上层文人视为“谣哇妖靡”“殊污人目”，以致有关它的文字资料极少。王伯良《曲律·论板眼》则把青阳“滚调”归之于弋腔、太平。此后各家论述，也都说成是弋腔或弋阳诸腔，不提青阳。直到建国以后，不少戏曲史家，或隐或显，也皆持此说。久之，青阳腔之名，遂罕为人知。就连研究民间戏曲的赵景深先生，也不得不说“青阳腔更是大家所搞不清楚的”。但石蕴玉山必含辉，学者中亦不乏有识之士。首先能理直气壮为青阳腔正名的是燕山傅芸子。他在日本内阁文库中看到了明代的青阳腔和青、昆合集的刻本，发现了青阳腔和青阳“滚调”的存在及其影响、意义，写下了具有真知卓见的《释滚调》，发表于《东方学报》。接着王古鲁又从青阳腔诸刊本中精选了带“滚调”的若干散出，编成《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逸》问世。后来在著述中论及青阳腔的还有叶德均和钱南扬。他们都用具体史实说明了青阳腔的发生和发展。到了1954年，在山西万泉县意外地发现了四个青阳腔的古本，即《白兔》《金印》《涌泉》《陈可忠》（见赵景深《明代青阳腔剧本的发现》）。1956年，在江西都昌、湖北又发现了大批青阳腔抄本，计整本四十多，零折六十余。流沙等人为此写了大量研讨论文。在我省岳西县和潜山县，1954年起，也陆续发现了大量的青阳腔抄本，皆为零折单出，不下二百多个（包括重复曲

目）。我省研究者也分别写有文章介绍。这本《青阳腔剧目汇编》，大多是根据文革时我们冒险珍藏下来的岳西抄本，和在省徽剧团资料室暨岳西继续发现的少数零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肯定，青阳腔的存在及其影响是确定无疑的了。

本《汇编》所收剧目，尽管皆为零折散出，但多为元明南戏及明清传奇流传在民间的精粹，其中大多数均见于明代青阳腔诸刻本中。这些剧目在民间长期流传，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筛选和磨洗，在不断的民间化、地方化过程里，自不免有所增损，甚至还有民间艺人的增改之作。因此，它们除保存了部分南戏的原始风貌外，在“滚调”和科白方面，都有了极其显著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滚调”，它标志着青阳腔在歌唱上已经进入酣畅淋漓的“畅滚”阶段。

正如众所周知，“滚调”是青阳腔创造的一种特殊唱法。它不仅是戏剧文学的一大解放，也促使戏曲音乐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青阳腔也才由此确立了声腔剧种的地位。它简直像一股旋风，刮进了当时剧坛，除掉定律定调的昆腔，其他民间剧种几乎都或多或少受过其影响。就连弋阳腔也不得不回过头来接受其“滚调”，在清代进入北京的京腔，可以为证。早期青阳腔的“滚调”，是在余姚腔“杂白混唱”“以曲代言”的基础上，由在曲文中增加五七言诗句跨上“滚调”台阶的。时间约在嘉、隆之际。这在皖南抄本《高文举还魂记》中已可窥见其端倪。继而五七言诗句又扩大到唐诗宋词，王古鲁《徽调辑逸》中也反映了这一特点。而在池州傩戏中所保存的抄本《和番记》（衍刘文龙故事），更充分的反映了这点，这是我省从余姚腔到青阳腔这一历史进程的最有力的证据。这一模式在《八能奏锦》《词林一枝》《时调青昆》中均被大量运用；而且又有了新的突破，即杂用散体近白的口语进入“滚调”。在音乐上形成腔、滚结合，和语言上的韵、散结合。显然这都是适应群众的需要，使曲文更加

通俗化、地方化的结果。这种“滚”，或在曲中，或在曲后，瓦解了严格的曲牌体制，发展成恣肆奔放的“畅滚”，使唱法开始向板腔化靠拢。这就是我们在岳西抄本中发现有“漏板”、“缓板”、“紧板”、“三十六板”，等板式名称的根本原因。本来青阳腔就继承有余姚腔以板为节的基因，故明刊本常有“点板”二字，柳子戏中也还有“原板青阳”“二板青阳”等不同板式的名称存在。

“畅滚”的出现“使‘滚调’达到成熟的阶段，时间当在万历中晚期。本《汇编》所收曲目，大多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的青阳腔。其特点是所加之“滚”与原曲词、来自完全熔铸为一体，分不清谁是原曲文，谁是所加之“滚”句。只有细心品阅，才可分得清楚。兹举《破窑记·祭灶》中一段“滚调”如下：

(生白)一同叩拜。(唱)礼拜(恭)诚虔，一碗清泉一柱烟。愧我无供献，略表殷勤念，奏上九重天：望哀怜。(旦唱)(去到玉帝殿前)，烦你金言，(将我蒙正夫妇，(生唱)受苦熬煎，一桩桩，一件件)，(旦唱)奏上灵霄殿。(哎！灶君呵！我今送你上青天，玉皇若问凡间事)，蒙正夫妇真可怜！(满腹文章不值钱，满腹文章不值钱)。

这是一支〔驻云飞〕，括号内为所加之“滚”。类似这种“滚调”，在本《汇编》所收曲目中，比比皆是。有的单出如《金印记》的《周氏拜月》《对镜》，《琵琶记》的《描容》《行路》，《思婚记》的《小尼姑思凡》等等，几乎都是从头到尾，一滚到底，真是不折不扣的“畅滚”。这种滚法，传入湘剧高腔，则衍为有名的“放流”。这说明从“滚调”到“放流”，并非一蹴而就，是有个历史递变过程的。

其次，在《汇编》所收不少曲目，如能与明刊本同一曲目相比较，无论在文学语言上(曲和白)，编写技巧上，都有极其明显的丰富与提高。如《书馆相逢》《古城会》《扯伞》《拜月》《大团圆》《金精戏窦》《教子》《泼粥》《拷寇》《龙女小度》《磨房会》《夜等》《秋江别》《分别归天》《诓孤》《关中

会》《乌龙院》《赠剑》《贵妃醉酒》《柳林会》《翼德祭马》等等，都不失为青阳腔中的精品。即以《磨房会》为例：刘知远十六年后，回到李家庄，与李三娘相见，其内心喜悦，可想而知。其中有一连串的精彩细节，如磨房中无有坐椅，三娘请知远在磨盘上坐下。刘见磨盘上有面，便用扇子来扇，三娘说：

不要扇走了面。（生白）三娘！面去麸（僧夫）还在。（旦白）今时才见天。（生白）好个今日才见天。

这个细节和意味隽永的洗练对白，在《歌林拾翠》中是没有的。又如李三娘问刘在外面这么多年作了什么官？刘故意逗她说是“马头军”。三娘问官有多大？刘说是看马的。紧接着是段十分风趣的对白：

（旦白）刘郎！公婆葬在什么所在？（生白）龙头山。（旦白）我讲不是龙头山。（生白）什么山？（旦白）马头山。（生白）怎么是马头山？（旦白）你昔日在家看马，今日在外还是看马，岂不是马头山？（生白）岳丈岳母葬在什么所在？（旦白）棋盘山。（生白）我讲不是棋盘山。（旦白）什么山？（生白）磨盘山。（旦白）怎么是磨盘山？（生白）我在邠州闻说你在家挨磨，今日回来还是挨磨，岂不是磨盘山？（旦白）我挨磨盘为了你。（生白）我看马也是为了你。

这段轻松的调侃，掩饰不住夫妻二人内心的狂喜。双方的语言是对称式的，句句对称，完全符合形式美的一般规律。既那么精练，又那么耐读，晶莹夺目，浑如朝露，在文人传奇中恐怕也是难以碰到的。《歌林拾翠》中只有“（旦）在我家看马，去到邠州也是看马，难道你爹娘埋在马头山上？（生）我在邠州闻你在家挨磨，今日回来你还在挨磨，你父母埋在磨盘山下不成？”没有前半截的问答。然而有与没有，滋味大不相同。明本读之，未免生硬，似乎二人心中有气；而后者读后，就感到宛转多姿了，类似这种对称均衡的语言技巧，在其他曲目中，也不难发现，就不一一介绍了。

本《汇编》所收之小曲目，计一百七十多，来源相当广泛：有

来自元明南戏，也有来自余姚腔、弋阳腔和目连戏，当然，也不应忘记与青阳腔有过蜜月的昆山腔。除此，他们还移植改编过很多文人传奇。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青阳腔在它的兴盛时期，胃口是挺大的，消化力也是极强的。不论是《红梅》还是《玉簪》（在《词林一枝》《八能奏锦》中还有《浣纱》《西厢》），它都可以拿过来“改调歌之”。有人说这是弋阳腔的传统，其实每个有实力的地方剧种，在它的青春期都有这种勇于拼搏的吸收力。不如此它就不能扩大其演出阵地；不如此它就不能赢得更多的观众；不如此它就不能在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年青阳腔的优势，就在于它不仅移植了大批文人著作，还运用“滚调”把典雅的曲词进行了通俗化。在作品与观众之间架起了一座座桥梁，使“秦头之曲”由雅而变成“雅俗共赏”，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这种功绩是了不起的。说到这里我们想着重介绍一下《汇编》中所收池州抄本《苏秦》的下卷。这是王兆乾同志在贵池刘街乡港口村发现的唯一的青阳腔古本。多年来我们在搜集青阳腔剧目过程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青阳腔老家——青阳和池州发现过青阳腔的抄本，那怕是片纸只字，也是千金难买的。现在居然得到了整本的下卷，对我们来说该是多么宝贵呵！

苏秦的故事，源于《史记》，在封建社会可说家喻户晓。他那“锥股自厉”的精神，成了科举时代读书人十载寒窗的一面镜子。早在宋元戏文中就有《苏秦衣锦还乡》的剧本（见徐渭《南词叙录》）。明初刊本《风月锦囊》尚载有《苏秦》三十出，是个足本。剧作家苏复之根据这些资料改编为《洛阳苏秦衣锦还记乡》，成了他的代表作。《苏秦》和《吕蒙正》一样，同属寒士发迹的戏。不同之处前者是从苏秦两次离家求官的角度，把封建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人情冷暖，浓缩到一个小家庭之中。明代戏曲家吕天成评曰：“季子事，佳；写世态炎凉，曲尽”（《曲品》）。古人评书，言简意赅，像猜谜，这“曲尽”二

字，确是一语中的。苏秦两次谋官，锲而不舍，在家庭父母兄嫂妻子之间，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使人感到这种世态炎凉不仅渗透到每个人的心理，而且浸入到骨髓。剧本对每个人的心理状态，像剥芭蕉一样，层层剥去，直到见心，确是“曲尽”。

青阳腔大约在明、嘉隆之际，就从南戏中继承了此剧（同时期昆腔也移植了此剧），为青阳腔早期剧目。可惜万历初几个刊本《词林一枝》《八能奏锦》和《时调青昆》，都是只有零折而无全本。山西发现的《黄金印》，听说抄本也是“破烂不堪”。都、湖高腔本来发现有全本《黄金印》，不幸毁于文革。因此目前看到的这个下卷，虽非足本，但很完好，就更加珍贵了。

池州抄本《苏秦》与其他青阳腔抄本都具备大体相同的特征：如同样出自乡间土秀才之手，同声假借，形义乖讹之字特别多；曲牌大多被埋去“鸡头”；每出皆有“滚唱”，曲词韵散结合者甚多，不强调压韵；曲文右侧皆注有唱腔符号；《拜月》《团圆》两出，与岳西抄本基本一样等等。全卷计分《织机》等十二出，可说全剧重要关目都集中在这下卷。《织机》是写苏秦失意归来，衣衫褴褛，不成人形，妻子不敢下机，其母则幸灾乐祸，大声奚落：“闲人让开，让夫人迎接相公”。更有甚者，苏秦饥寒交迫，向大哥借衣，大哥不借，叫他去向佛前灯火。又向嫂嫂借饭，嫂嫂不给，叫他去吃猫儿饭。士可杀，不可辱，这才迫使苏秦冲出家门去投水。《赏花》写三叔公救了苏秦，一气之下，找兄嫂评理，一言不合，与苏父打了起来。三叔公将苏秦大哥带到祠堂整家规，罚他银子，打他板子，苏母追到三叔公家，又被三婶令丫头打了，真是大打出手。《当绢》写苏秦嫂与苏母双方勾结，诈去了周氏的绢子。《打门》写周氏愤而投水，被周母得知，去苏家讲理，俩亲家母又争吵起来，再次掀起一场风波。《团圆》最为精彩，写苏秦衣锦还乡，没有落套，更没有简单化。这是一场分享苏秦胜利果实的斗争。父母兄嫂，听说苏

秦六国封相，都厚着脸皮去讨封。这时苏秦满腹窝火，种种屈辱，一齐兜上心头。但碍于礼，又不好发作。只有把满腔怨愤，喷向周氏。其实骂妻是假，反击无义的父母哥嫂是真。同时也借以激怒周氏，让周氏去揭露他们见不得人说不出口的丑恶言行：“也有叫你去吃猫儿饭的，你也认了；有叫你向佛前灯的，你也封了。一家封赠高堂上，缘何不认周氏妻”？这出戏运用的是“打鸭子，惊鸳鸯”的编剧技巧，对深挖人物内心世界，是十分出色和成功的。到头来不过是一床锦被，暂时掩盖了彼此心灵深处的剑拔弩张。大团圆不过是虚伪的团圆而已。

在以上十二出戏中，要以《织机》《赏花》《打门》最具有乡土气息。在明代刊本中，只有《歌林拾翠》的《不第》《群音类选》的《求官空回》，相当于《织机》，《赏花》《打门》都是各刊本中所没有的。出人意外的它却与福建梨圆戏基本相同。梨圆戏中的《苏秦》属于稀有的元、明南戏之一，其中最具特色的几出戏是：《真不第》《落祠堂》《亲母打》《拦路》《假不第》（见刘念兹《南戏新证》）。这几出戏的《真不第》当即池州《苏秦》的《织机》；《落祠堂》想必相当于《赏花》；《亲母打》显然即《打门》；《假不第》则见于《赏雪》；《拦路》附于《织机》结尾，没有形成一出戏。由此可见，池州抄本《苏秦》与梨圆戏同属一个戏路，都是元、明南戏的遗存。

另外，池州抄本的语言风格，和从南戏到余姚腔“俚词肤曲”也是一脉相承的。它古拙、平实、俚俗。在俚俗处有时又显得那么风趣，风趣得令人捧腹。如周氏投井，又被三叔公家人救起，一面却说：“想我家这个井，就是你夫妻俩洗澡盆一样”。在先苏秦也在这里投过井。又如苏母赶到三叔公家厮闹，被三叔婶令梅香把她打了一顿。梅香用的是吹火筒，她边打边说：“今日打出个名堂来了，打一个单鞭救主”。这正如吕天成说的：“近俚处，真见古态”。所谓“古态”，当指南戏中所反映的乡